

名人轶事

# 徐玉诺与五四运动

王予民

徐玉诺先生，一生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他在青年时期，就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投身于这场政治风暴，为他此后服务于民族大众、发展文学志趣，进行新文学创作，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徐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写过一份《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1915年（其实应为1916年——引者注）考入开封河南第一师范，官费苦学。五四运动起被同学们选为代表，又被选为学联理事。在开封运动罢课、罢市、检查日货，开办民校十一处，运动官印所职工罢工，连夜印传单。1920年春，学联被赵倜、王幼桥收买分化，在徐府坑设同志会，搅乱学联，我愤不欲生，乃写小说《良心》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从此在文学上有生（兴）趣。”

徐玉诺参加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况，他在开封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有记述。李茂永先生1919年入校，比徐老晚三届，当时开封师范是五年制。李茂永曾在《关于河南省立第一师范流血惨案的补充回忆》中说道：1920年10月21日，日本驻豫春（中国东北吉林边境的一个县——引者注）领事馆遭火灾被焚，日本却借口说是中国反日分子所为，即派兵侵入吉林边境，全中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开封学生闻知，学生联合会作出决议：电请北京政府派兵驱逐日本侵略军，收复失地；各校组织宣传队，讲演日本侵略者罪行，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共同对敌”。有一个情况需加说明，当1919年五四运动初起时，开封民众已开始抵制日货，逐渐形成共识。可是到了1920年秋天，开封仍有个别奸商或明或暗地销售日货，这些奸商当中，以马道街永和百货店和大纶绸缎庄最为猖

张，常常抗拒爱国群众的检查，因为这两个大商店都是河南督军赵倜出资开办的。琿春事件后，部分学生曾去督军公署请愿，要求严惩这两家奸商，未获结果。于是“经过短促酝酿，各校代表又在学生联合会开会，决定11月23日上午9时集合在第一师范大操场，出发游行示威，到督军公署请愿”。“督军赵倜得知学生们又要请愿时，极为恐慌，立即通知各中等学校校长劝阻学生，又指令警察局，派警察把守各校大门，严禁学生出校”。

学生们并不理会反动当局的指令。“到11月23日上午8点半钟，（一师）各班代表通知全体集合，总领队是徐玉诺（当时名徐守信——应为徐言信——引者注）、关朝彦，他两个是参加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全体学会集合好后，走到后门口被警察挡住。总指挥据理交涉，说是要到我们自己学校的操场上，为什么不进去？警察不让步，同学们高喊冲呀，向前拥去。警察用棍棒大打出手。同学们实行反击，但赤手空拳敌不过棍棒，混战约十几分钟，学生受伤者20余人，重伤3人，徐玉诺是其中之一。这是自五四运动后，河南空前未有的流血事件，不仅震动了河南，也震动了全国”。

惨案发生后，督军赵倜更是变本加厉，下令立即解散学生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并下令开封全城戒严。这年12月6日则下令“提前放寒假，限学生三天内完全离校”，并派警察到各学校强迫学生出校。

查徐老小说《良心》的写作日期：这篇小小说刊于1921年1月7日的北京《晨报》副刊，文后注明的写作日期，为1920年12月4日。这与李茂永记述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流血惨案发

生的时间颇为相近，此篇小说当是这次学运失败后徐先生的愤慨之作。小说控诉了丧尽天良的人，文中虽然主要描写的是一个昧良心办案、只想发财的律师“罗子客”，但看其写作背景，不难想见，作者所影射的很可能就是当时制造流血惨案的反动军阀、督军赵倜。徐先生好友、开封师范时期的同班同学罗绳武先生，当年在我和谢照明合写《诗人徐玉诺》一文时，对我们很支持、很关心，同时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他在1980年1月24日给我们的来信中，曾谈到徐先生五四时期思想上的几个要点。他说：“玉诺在当时的开封师范，有三方面影响较大：

“第一，反帝；  
“第二，反古文（或文言文）。作白话文和白话诗；

“第三，反封建。作白话文也是反封建的组成部分。它的具体内容是男女社交公开，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婚姻自主。”

罗绳武先生谈的这三个要点很重要，我们谈徐玉诺五四时期的活动，不能仅仅停留在他领导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喊口号，搞讲演，印发传单这些方面，要注意他对封建思想的抨击，以及他开始尝试的白话诗文的创作，他后来发表的小说，有多篇描写到妇女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如《骆驼家》、《一个不重要的伴侣》、《晋家媳妇和任花婆》，等等。

不难想见，徐玉诺先生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尝试，就在五四运动期间。而他井喷式地写作，则是在学生运动失败后。1921年上半年，徐先生在开封师范上学的最后半年，作品一发而不可收，正式进入了新文学创作阶段。



春水 布莱特 摄影

知味

## 红薯苗

陶琦

住在我楼上的一个老太太，在小区旁边辟了块空地，种各种蔬菜，有一天我出门正遇到她挑着一对竹筐回来，硬塞给我一袋青菜，说是自己种的，请我尝尝鲜。打开一看，是很久没吃过的红薯苗，当晚炒食，那种萦绕舌尖的清新滋味让人意犹未尽。第二天我到菜市场再买来吃，一问价，竟然要数元钱一市斤，不禁愕然，没想到过去少人问津的红薯苗，如今竟已悄然跻身名贵蔬菜的行列，是备受人推崇的绿色食品了。

过去散乡河边的坡地，常被人辟来种菜，凡养有猪的人家，大都会见缝插针地种几畦红薯。除了能收获地下的块根，地上了的藤蔓也是饲料，每天扯一大把回家剁碎了，加上米糠煮成粥，就可作为猪食。虽然藤蔓的嫩叶嫩茎，人也能吃，但谁要是摘红薯苗拿回家做菜，也多是在晚上或清晨进行，避免被人看到遭人笑话。过去的观念认为，只有生活得很不堪的人，才会吃这种用来喂猪的东

西。居诸如流，转眼数十年过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情趣也有了变异。红薯苗因含有多纤维，具有润肠的效果，由此成为养生益寿的绿色蔬菜，掀起了一股全民皆吃的潮流。不仅有人工选育、茎叶肥嫩专供食用的红薯苗，一些蔬菜种植基地或农庄，也要标榜自家栽种的有机、无污染的品种，以此为噱头，吸引人们光顾。如一些种植荔枝、龙眼的果园，在果树旁的空地上种植红薯苗，让客人亲自采摘，然后入厨烹炒。而久居城市之人，借此机会到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吃自己摘收、具有农家质朴风味的红薯苗，也是一件赏心乐事。

通常来说，茎翠叶碧的蔬菜，吃法都相对清新婉约，以鲜爽柔嫩为主，红薯苗则是其中的异类。红薯苗多为素炒，只是较为讲究食材的搭配，须以酸辣为饵，诱出它独特的清幽馨香，呈现出不一样的口感。所以，要

把红薯苗炒得滋味撩人，也很考技巧。除了火候要掌握得恰到好处，能迅速逼出食物本身固有的味道，产生“镬气”，辣椒也一定要用干辣椒。因为干辣椒经过热油的激发，会很快将香味散发出来，形成的红油，又能为菜增色，更具有卖相。

此外还要添放酸笋，既能丰富口味，又可令香辣、酸爽、清鲜三种味道，互为制衡又互为依托，不会因为某一种食材风头太盛，压制住了其他的味道。这种特殊的勾兑方式，以火爆的辣椒点缀出红薯苗的清鲜，又以酸爽的酸笋衬托出红薯苗的特有馨香，为食客带来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尤其是在膏粱厚味之余，是挽救寡淡味觉和麻木舌苔的首选开胃菜肴。

除了饮食的意义，红薯苗还能给人带来一种哲学上的领悟。因为能把一道红薯苗炒好，也就真正理解了古人所说的人生百事一如鼎鼐调味的道理。

小小说

## 陪着父亲逛乾陵

侯发山

周日，本来说好要接受省城一位作家的采访，父亲非要我陪他去乾陵。

自从三年前我被提拔为县长后，工作上一年一个新举措，一年上一个台阶，一时间，好评如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我也成了名人了。一段时间以来，各种采访我应接不暇，忙得晕头转向。省城那位作家要给我著书立说，写什么人物传记。好，就写，我也要青史留名……父亲也真是的，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时候要去看乾陵，乾陵有啥好看的？

对于乾陵，我并不陌生：她位于陕西咸阳市乾县城北海拔1000多米的梁山上，是唐代“因山为陵”葬制的典范，而且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的合葬陵，是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合葬的合葬陵。

踏上乾陵神道后，父亲走得很快，也不说话。看着父亲紧绷的脸，我只好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后面。

父亲径直走到武则天的墓碑前，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碑上一个字也没有有啥好看的？我心里嘀咕道。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块墓碑上为什么一个字也没有？

我信口说道，武则天没啥可说，所以没字。

胡说！武则天没啥可说？父亲瞪了我一眼，说亏你还是个大学生，武则天从以皇后掌权，到皇帝退位，共当政五十年。总的说来，她是一个有才能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她在当政期间，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在发展的。她破格选拔人才，她重视发展农业，等等。在她统治时期，社会是很安定的，人口由唐高宗初年的300多万户增加到600万户……

看来父亲是有备而来，我不能再糊弄他老人家了，忙卖弄地说道：无字碑有几种说法，一说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第二种说法：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第三种说法：武则天的儿子恨透了她的本写好碑文，却被儿子藏在墓室之中；第四种说法：石碑原本计划刻字，但武则天死后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始终不能对武则天作出适当的评价，因而便不了了之；第五种说法：因为武则天既是皇帝又是皇后，别人不知如何写碑文，所以没有文字……

父亲打断我的话，气呼呼地说，这些都是后人的想象！难道你也这样认为？这个、这个……我拙嘴笨舌，想必脸也红了。

父亲没有责怪我，自顾说道，毛泽东就无字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说武则天有自知之明，不在她的墓碑上刻字。她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还是由后人去评论。

我一下子羞愧难当，明白了父亲带我来乾陵的目的。我当即给政府办主任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从此以后谢绝一切采访和报道，包括省城那位作家。

新书架

## 《160 170 180》

王艳伟

故事在三个合租在一起个性迥异、各有特色的男生之间展开，身高160厘米的广告公司职员封新、身高170厘米的自由摄影师肖宇，以及身高180厘米的空少。三人在各自生活中邂逅着一段又一段看似不可思议的生活故事，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走着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和理想而奋斗、努力着，与每一个擦肩而过的故事角色摩擦出的火花照亮着他们独特的个人沉思。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你和我，他们和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迷失、寻找、失去，并获得着谁能可贵的珍宝。

陈晨，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作者，爱好旅行及写作。首部长篇小说《浮世德》出版后，一度在全国开卷排行榜上排名前列。

## 连载

### 六莲的爱情

清秋子 著



若川怔怔望着六莲的背影，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打开纸包一看，是个手工雕刻的花梨木手镯，上面刻着两只精致的鸳鸯。这手镯，古朴之至，从木心里泛出年深岁久的颜色来。这个信物，显是与爱有关，是老阿婆的遗物，还是吴老伯的家传？不得而知。看来这小姑娘，是真的动了心。若川拿起手镯，报纸包里又掉出一张小纸条来，见上面写道：

这是阿婆的嫁妆，留下来的，现在送一只给你。不要笑话我。

此时院内小楼里，有工人们的喧闹声，收音机在播放一首五十年代的老情歌，热烈奔放。他抬眼向远处看，岭上的绿树，在夕阳下好似蒙上了一层金雾。岁月，真的是很安宁呀——莫非是在梦中？他望着望着，心里就有惊涛涌起，把他刚刚筑起的一道堤坝，给冲垮了。

24、车祸  
次日，若川与小郭商量好，对霍半要耍一套软功夫。晚上，就请了霍半，到镇上“福满园”吃饭，饭罢又到“金格格”歌舞厅唱歌。出了歌舞厅，霍半接着歌厅小姐阿

娇，销魂去了。小郭便用摩托载着若川，赶夜路回村。

农历十五已过了好些天，晚上月光不甚明亮，乡路上只一片漆黑。小郭小心翼翼地驾着摩托车，颤颤巍巍地跑着，车灯勉强照亮鼻字底下的一小块。

前几天查账，发现小郭做了很多手脚。若川想：这个整场，就像一条破船，一面左躲右闪规避着大浪，一面内里又已完全朽坏，处处有不测。这样子内外夹攻，怕是迟早要沉掉。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拍拍小郭肩膀，说：“过两天，我要找你谈谈。”听若川的口气不寻常，小郭便忙问：“谈什么？”若川沉吟半晌，才说：“我们做人，还是要有个分寸才好。”小郭听了这话，心里一悚，忙说：“助理，你难道……”话未说完，一不留神，没看清前面的路，摩托车歪到了路边。他把握不住，三拐两拐，竟一头栽到下面沟里去了。

两人齐心地摔在地上，摩托车也死了火。这一跤跌得不轻，所幸车不深，否则性命都有问题。过了好一阵，小郭才清醒过来，他问若

川：“你怎么样？”若川说：“别的没甚，就是胳膊疼得厉害。”话刚说完，觉得右臂又是一阵钻心地痛，便疑心是伤到了骨头，只得咬紧牙关爬起来。小郭有些急：“怎么办？我也走不动了。”若川望着黑漆漆的四周，说：“倒霉！先坐下车吧，缓缓再说。”两人就地坐下，小郭恨恨地咒道：“霍半这狗！”

耳边的虫鸣，丝线一样扯不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远远地，忽听得像有人在喊，声音细而绵长。若川起先怀疑是幻听，再侧耳细听，竟是亦幻亦真。他拉了拉小郭衣服，示意他听。小郭惊疑道：“是山狐狸？”若川摇摇头道：“不像，是人呀。”两人便屏住气息，细听，果然是人声。这声音，很远，很细微，混杂在虫鸟的鸣叫中，飘忽忽忽。小郭不禁毛骨悚然：“见鬼了吗？”若川哼了一声：“哪会有鬼？”但后背上也不禁起了些寒意。渐渐地，那声音越来越清晰了，若川心细，听出来了，原来是六莲在喊：

白助理——郭主管——那细微的喊声，急切而又凄楚，两人登时都松了口气。小郭大喜，手按着膝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大叫道：“在这里呢——”过了一会，上面一阵窸窣窣响，有手电光照到了两人头上。六莲喊道：“是你们吗？”两人齐齐答

：“是我们。”六莲就嚷道：“怎么搞的嘛？”小郭说：“我没事，白助理手臂怕是坏了。”六莲“哎”了一声，就拿来手电照，见若川右臂果然是肿了，急得就要哭。若川说：“傻丫头，不要紧的。你半夜三更，是怎么找来的？”六莲迟疑了一下，说：“我在家门口，见岭上有车灯照过来，知道是你们回来了。可眨眼工夫灯就灭了，久久又不见摩托开过来，我就跑了。”若川说：“我们没大事，你去整场叫几个工人来吧。”六莲看着两人的狼狽相，又气又急，想想自己一人也是没法，只能返回去找人。若川忙又叮嘱一句：“跟他们说清楚地点，你就不要来了。”六莲把手电，说：“不，我要来嘛。”就爬了上去。约摸过了个把钟头，三个工人打了火把，拿了手电，一路呼喊着，寻了过来。若川站起身望望，见六莲到底还是跟来了。

几个人下到沟底，把沟下两个伤员搀到路上，又七手八脚将摩托车弄上来，众人就要朝回走。六莲说：“等等。”便拿出带来的湿毛巾，递给两人擦脸，若川便觉清醒

多了。小郭喘息着说：“福大命大，阎王爷都不要我们。”六莲嘻地一笑：“我要是不来，他就会来了。”众人便哄笑。

25、煲汤  
第二天一早，小郭在村里雇了一辆“三脚猫”（三轮摩托），陪若川去镇医院看了伤。所幸伤势并不重，敷了药，上了夹板，又拿了些消炎止痛的药。医生叮嘱说，隔天换一遍外敷的药，余下只要静养，就能好。这一跤，伤了若川的身上，却痛煞了六莲。第二天她就去镇上，在一个屠宰户那里买了排骨，煲了一大罐莲藕骨头汤，给若川送来。

若川见六莲提了骨头汤来，很觉过意不去，说：“你这是做什么？又不是大病。”六莲执意道：“吃了总是好。”若川问：“排骨是镇上买的？”六莲说：“是呀。”若川说：“那又何必？排骨那么贵。”想想这两天，欠了六莲真是太多，将来就是用多少东西偿还，怕也是偿不起。

六莲还是第一次来到炮楼上，面，见了若川的住处，觉得很新鲜。她把汤罐放下，寻了碗和匙勺，盛了汤，用嘴吹吹，就要喂若川。若川慌忙说：“这可使得不得，我自己能行。”六莲嚷道：“看你那伤员的样子，怎么弄？不要动了。”若川拗不过，只好任凭她。想到摔伤的那天晚上，就就：“那天也真是巧，偏偏你就看见我们的车灯了。”六莲捶了若川一下，说：“你是木头呀，哪里会有那么巧的事？知道你回来要晚，我在家门外一直守到半夜。”说着，脸就有些红。若川怔住了，呆呆地把六莲望了许久。

骨头汤是炭火煨的，汤水都煨白了，香气扑鼻。若川一口口地喝着，觉得自己这样子像个孩子，心里不免七上八下，于是说：“你真是，干吗要费事？”六莲顽皮地一笑：“吃骨头汤，长骨头呀。”若川也忍不住笑了。此时窗外秋阳正好，林中斑鸠一声啼，一声地鸣叫，让人心里是惬。若川看着眼前的情形，正是人生可遇不可求的，便又想：岁月安宁，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一定要有六莲在。